

【理论探讨】

DOI:10.19945/j.cnki.issn.1006-3250.2023.04.027

清代医家张璐脉诊经验探析*

马 骏, 罗 强, 李应存[△], 齐 菁, 季文达, 陈 旭
(甘肃中医药大学, 兰州 730000)

摘要: 清代医家张璐临床诊治尤重凭脉辨证, 并且积累了丰富的脉诊经验。张璐继承并发扬了“人迎气口脉法”, 也是其临床辨治外感、内伤等病证的主要诊疗方法; 而左右两手脉候的浮沉虚实等变化, 为辨何部受病的主要依据指导临床指导用药补泻的重要法则; 诊病辨证之际, 有时患者会出现错综复杂的症状, 揆度权衡已属不易, 施治用药更是棘手, 故有“独处藏奸”之训; 凭脉辨胎孕男女法由来已久, 或验或不验, 故强调“左右上下阴阳男女之辨”当兼参左右寸尺, 而胎之强弱与否则与尺脉密切相关。本文对其脉诊经验进行探析阐释, 以期启发学者对张璐脉诊经验有更全面的认识, 为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借鉴。

关键词: 脉诊; 人迎; 气口; 独处藏奸; 张璐

中图分类号: R241.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6-3250(2023)04-0536-03

张璐(1698—1817年), 字路玉, 晚号石顽老人, 长洲人。张璐少而颖悟, 博贯儒业, 然时值明清鼎革, 遂弃儒学医, 一生勤于诊务,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, 他“诊病投药, 必参酌古今, 断以己意”^[1], 反复推论, 由于他数十年的不断努力和实践, 终于达到了“察脉辨证, 辅虚祛实, 应如鼓桴, 能运天时于指掌, 决生死于须臾”^[2]的境界, 声名卓著, 被誉为“国手”。诚如清代医家杨时泰《本草述钩元·武进阳湖合志》称“自明以来, 江南言医者, 类宗周慎斋……雍正以后, 变而宗张路玉”^[3]。可见张璐对后世影响甚深。张璐精通脉诊, 此如其所撰《诊宗三昧·医学》云“惟脉学之言, 自古至今, 曾无一家可宗者。某不自揣, 窃谓颇得其髓, 惜不能力正习俗之讹, 咸归先圣一脉, 是不能无愧于心”^{[4]939}。可见张璐精于脉诊, 而且其脉诊经验至今在临床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, 现就其脉诊经验作一探析。

1 以人迎气口脉法辨治外感内伤经验

人迎气口脉法最早且广泛记载于《黄帝内经》(下文简称《内经》), 如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篇》《灵枢·终始》《灵枢·经脉》等16篇均有明确的论述, 可见此脉法在《内经》中所占地位之重^[5]。人迎气口脉法为一种比较诊脉法^[6]。其原意为人迎脉与气口脉作为衡量人体气血上下分部多少, 后来才演变并将其对应在手太阴左右寸口关前一分^[7-8]。张璐即是在《内经》原义的基础上进行推演应用, 但更加圆通灵活, 将人迎气口分别对应于人的左手与右手, 以更好地诊断疾病。外感、内伤辨之于人迎、气

口, 张璐宗《内经》、李东垣之旨, 谓“内外伤辨, 人迎脉大于气口为外感。气口脉大于人迎为内伤”。《诊宗三昧·师传三十二则·迟(脉)》亦谓“人迎主寒湿外袭, 气口主积冷内滞”^{[4]948}。并在《诊宗三昧·脉象》明确指出“人迎浮盛者, 方是外感之病”^{[4]945}。又如《张氏医通》也明确提到“气口脉紧盛者, 宜作食滞治之”^{[4]71}“若兼风寒, 则人迎浮虚, 或见弦紧; 饮食则气口短滑, 或反伏涩。风寒则黄芪建中, 饮食则枳实理中, 不可妄用他药”^{[4]158}。亦即, 通过人迎气口脉法可更简洁明了地反映出人体外感、内伤状态, 并据此指导临床。此外, 张氏还指出人迎气口脉法在临床诊疗中的禁忌指导, 气口脉大于人迎者, 宜益气为主, 慎用表法。人迎脉大于气口者, 宜养血为主, 且顾护脾胃。只有正确把握人迎气口脉一方虚实, 并运用相应的治疗方法, 才能改变损伤状态下的脉象, 从而取得更好的疗效。

2 凭左右两手脉候指导用药补泻经验

张璐脉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 凭左右两手脉候指导用药补泻经验丰富, 随证灵活运用。

2.1 左尺

左尺脉浮大者为肾虚, 八味肾气丸主之。张璐《张氏医通》中常用“尺”代表左手尺脉, 言右尺表相火则仍用“右尺”, 其他有两尺、左关尺等。《张氏医通·卷四·诸气门下·痰饮》曰“凡尺脉浮大, 按之则涩, 气短有痰, 小便赤涩, 足跟作痛, 皆肾虚不能行浊气, 凝聚而为痰也, 肾气丸”^{[4]121}。若脉或时虚大, 或时细数, 而左关尺必显弦象, 此肾气大亏, 而为下脱之兆也, 乃与地黄饮子。“尺脉数大, 阴火上炎, 而小便赤少者, 六味丸加麦冬、五味”^{[4]233}。《张氏医通·卷五·诸痛门·腿痛》曰“左尺虚大, 或两尺浮迟, 脾与命门俱虚, 先用补中益气加桂、附, 后用八味丸……尺中浮大而数, 安肾丸”^{[4]178}。若左尺脉沉细调和者, 为无病。“尺沉为肾脏阳虚”^{[4]176}, 宜八味肾气丸。左尺脉弦强者, 为肾水素虚, 虚阳外浮, 或伤于寒, 则脉更是, 此如“尺中弦强者, 必因房室发热, 加之误服寒凉, 故脉如是, 然虚损之人, 虽远房

*基金项目: 甘肃省属高校博士点建设项目(BSJS2014); 甘肃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基金资助项目(2022CX04)-传统文化视域下医者的行医与持心之道

作者简介: 马 骏(1990-), 男, 在读博士研究生, 从事敦煌医学文献及脾胃学术思想与临床应用研究。

△通讯作者: 李应存(1966-), 男, 教授, 博士后, 博士研究生导师, 从事敦煌医学文献与临床应用研究, E-mail: 1418831670@qq.com。

室,其尺脉之弦强,必不能便软。若更犯房室,明日反和,此阴阳得交,故尔暂软”^{[4]84}“尺中盛而寸口虚大,为肾虚阴火”^{[4]159},或“寸关涩难而尺内弦紧,为房劳阴虚”^{[4]128},仍用六味丸。总之,肾阴虚者,六味地黄汤主之;肾阳虚者,八味肾气丸主之;肾阴阳俱虚者亦用八味肾气丸。肾水亏虚,左尺数而无力或微弱,“须用六味丸加麦冬、五味”^{[4]277},此时若感受寒邪,脉必浮紧而重取无力,宜热稀粥之变法,用小建中汤。若“肾脉强盛,右尺尤甚,此相火盛而反痿,宜滋肾丸、六味丸”^{[4]236}。

2.2 右关

右关脉浮数而无力者,为虚阳外越,补中益气汤主之。若脾胃亏损,阳气下陷,或“邪气下陷于阴分,必用升、柴升发其邪”^{[4]91}。而兼有痰湿下注者,宜佐以茯苓、半夏、苍术等祛湿化痰之品,或用局方七气汤送肾气丸。肾脉空虚,阴阳将亡,必须急固其脱,宜大建中汤,此如《张氏医通·卷十·妇人门上·经候》曰“如左尺按之空虚,是气血俱脱,轻手其脉数疾,举之弦紧或涩,此是阳脱阴亡,或见热证于口眼鼻,或渴,是名阴躁,阳欲先去也,急用大建中汤,或十全大补送肾气丸以补命门之下脱”^{[4]316}。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,肾赖以脾胃之滋养,补肾不如补脾,然补中益气汤可升动既弱之气机,故不若大建中汤较为稳妥,或脾肾兼补,十全大补送肾气丸。张璐运用补中益气汤,尤重凭脉辨下元之盛衰,如右手寸关数大,按之无力,而尺脉弱者,为元气虚损,治宜“峻用参、朮开提胃气”^{[4]50},而尤不可用升、柴以升提,或徒与豁痰之药,亦更伤胃气,皆不可取。《张氏医通·卷十·妇人门上·胎前》亦云“(症)然有自汗过多,尺中微弱,或热盛手足清者,始终不用柴胡,而用建中、桂、芍收功者”^{[4]330}。体现张璐临证不但擅用脉诊,而且极重选方用药之思辨。若阴虚久痢亦非补中益气汤所宜,更不可用升提之法,此如《张氏医通·卷一·中风门·中风》谓“殊不知脾气陷于下焦者,可用升举之法,此阴虚久痢之余疾,有何清气在下可升发乎?若用升、柴升动肝肾虚阳,鼓激膈上痰饮,能保其不为喘胀逆满之患乎?是升举药不宜轻服也”^{[4]50}。右关脉洪大者,为阳明热盛,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主之。“右关脉洪数有力,胃火消烁津液也,竹叶石膏汤”^{[4]284}。脉虚而洪数者,人参白虎汤主之。“关上小紧者,胃上有阴寒结聚”^{[4]171}。右关脉沉细,为脾胃阳虚,宜理中汤。“右关脉沉细而紧,宜用厚朴、木香、干姜、肉桂、吴茱萸等,虚人可用附子理中汤”^{[4]218}。

2.3 右寸

“肺家本有火,右寸大而有力”^{[4]79},或右寸洪大者,皆为肺热,清肺汤主之。“右寸浮短为伤肺”^{[4]128},保元煎主之。“脉来寸口大,尺内微”,或两寸浮数,为肺中伏火,治宜升阳散火,升阳散火汤主之。若“脉沉细,右寸为甚,此脾肺之气虚寒”^{[4]316},故宜补之。又“若寸口脉微为阳气不足,

阴气上入阳中而恶寒,补中益气汤加姜、枣发越之”^{[4]344}。故肺气虚者补之,实者泻之,“脉来寸口大,尺内微,为肺中伏火”^{[4]159},故宜泻之,如《张氏医通·卷六·诸风门·眩暈》谓“(眩暈)寸口大而按之即散者为上虚,以鹿茸法治之;寸口滑而按之益坚者为上实,以酒大黄法治之”^{[4]202}。此处之寸口即指右寸,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“上竟上者,咽喉中事也”。右寸脉大而散者为上虚,滑实者为上实,当依法治之。另外,张璐关于左手寸、关脉与右手尺脉的论述较少,且缺乏一定的规律性,因此不再进行深入归纳和总结。

总之,脉实证亦实,脉虚证亦虚。脉之浮沉虚实,见于何部,即何部受病,是辨证阴阳虚实的主要依据,也是选方用药的重要法则,对后世医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。

3 脉诊中的“独处藏奸”及平脉析独经验

对脉诊而言,“独特”的脉征与脉候,往往是病证的主因所在。《景岳全书·脉神章》指出“部位之独者,谓诸部无恙,惟此稍乖,乖处藏奸,此其独也”^[9]。张璐诊脉尤重在“独”处着眼,善于发现特殊突出之脉象,而于辨证时又强调平脉析“独”的本质,可谓独出手眼,以巧取胜,对“独处藏奸”在脉诊中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如热盛于内,则脉大而有力,但“亦有诸脉皆小,中有一部独大者。诸脉皆大,中有一部独小者,便以其部,断其病之虚实”^{[4]953},说明“大脉有虚实阴阳之异”^{[4]953},非于独处不能辨别。此类论述,不胜枚举。张璐在阐释“独处藏奸”思辨方法的同时,善于发掘脉证之间的内在联系,揭示疾病的主要病机,这才是探幽索微思维过程的关键所在。如《张氏医通·卷七·大小腑门·小便不通》曰“若右寸独数大,小便点滴而下者,此金燥不能生水,气化不及州都,生脉散去五味子,易大剂紫菀,可一服而愈”^{[4]228}。又如《张氏医通·卷七·大小腑门·疝》,“脐下撮急,周身皆痛,小便数而清,诸脉洪缓,独肾脉弦急无力,此邪客于肾,名曰肾疝,酒煮当归丸”^{[4]237}。再如《诊宗三昧·师传三十二则·芤(脉)》,“凡血虚脉芤,而有一部独弦,或带结促涩滞者,此为阳气不到,中挟阴邪之兆,是即瘀血所结处也,所以芤脉须辨一部两部,或一手两手,而与攻补,方为合法”^{[4]954}。明确指出芤脉形成的机理及治则,而“虚人虽有瘀血,其脉亦芤,必有一部带弦,宜兼补以去其血,桃核承气加人参五钱,分三服缓攻之,可救十之二三”^{[4]163}。可以看出,张璐遣方用药得当,效如桴鼓,源于其思维缜密,善于抓主症,平脉析独,从而找出疾病的症结。

另外,若通体皆现虚象,脉虚大无力,为元气不足,同时有“一二部独见实脉”,亦为“独处藏奸”^[10]。揆度权衡已属不易,施治用药更是棘手,故平脉析独,以求其本,切不可耽误轻率。以下有验案可参,如“湖广礼部主事范求先讳克诚,寓金阊之石窝庵,患寒伤营证,恶寒三日不止,先曾用过发散药

二剂,第七日躁扰不宁,六脉不至,手足厥逆”^{[4]55},他医皆无良法,遂邀石顽诊之,见六脉不至,“独左寸厥厥动摇”^{[4]55},认为“是欲作战汗之候,令勿服药,但与热姜汤助其作汗,若误服药,必热不止”^{[4]55},数日之后,“询之,果如所言,不药而愈”^{[4]55}。《伤寒论》第94条言“太阳病未解,脉阴阳俱停,必先振慄汗出而解。但阳脉微者,必汗出而解”。本按发汗之后,六脉不至,独左寸厥厥动摇,提示阳气欲驱邪外出,但与热姜汤以助正气,故振慄汗出而愈。审证既准,取效自捷,功在辨标本于隐微之际以洞察其奸,若因循失治,贻误病机。

4 凭脉辨男女并论孕脉脉诊特征经验

凭脉辨胎孕男女法,最早源于《内经》,如《素问·平人氣象大论篇》曰“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,妊子也”。手少阴脉即指小指内侧手少阴心经神门穴处之动脉,平人候之并无滑象。妇人妊娠后停经匝月,手少阴脉即现妊娠独有之缓滑冲和,转展流利脉象,直至分娩后,始渐消失。晋代王叔和^[11]《脉经·凭脉分别男女将产诸证第一》言“妇人妊娠四月,欲知男女法,左疾为男,右疾为女,俱疾为生二子”“左手沉实为男,右手浮大为女。左右手俱沉实,猥生二男,左右手俱浮大,猥生二女”。此后,宋代陈自明《妇人大全良方》、元代滑寿《诊家枢要》及明代龚廷贤《内府秘传经验女科》通过妊娠脉辨男女皆沿用此说。清代竹林寺僧在传承及诸家的基础上撰《竹林寺女科证治·脉辨男女歌》言“左手实大是男胎,右手弦洪女脉来,两尺偏大分男女,命门滑实主怀胎。左脉带纵两个男,右手带横一双女,左手脉逆生三男,右手脉顺生三女。寸关尺部皆相应,一男一女分形证。诸阳为男诸阴女,指下分明常记取”^[12]。并将纵横顺逆引入脉理中以辨男女个数,同时也将妊娠脉显得更加晦涩难懂。

张璐在历代医家经验的基础上,认为“盖阳神气旺,与尺内阴搏阳别,同一胎脉,而有左右上下阴阳男女之辨,是以《内经》特为昭揭”^{[4]312}。更加强调了两尺脉、手少阴脉有明显脉动而又按之滑利者为早期妊娠之脉象依据,然并不能据此作为判断男女性别的依据。诚如《诊宗三昧·妇人》云“古人悉以左尺滑大为男,右尺滑大为女,两尺俱滑大为双胎。然往往有左寸动滑为男者,以经行血泻,阴常不满,故尺常不足,不可执于尺内滑大方为胎脉之例”^{[4]966}。明确提出尺脉滑大并非胎脉依据,认为“妇人经水二三月不来,诊其脉微滑而数,略无间断于其间,虽身有病而无邪脉,不涩不伏,不弦劲,即胎脉也。辨男女法,古人咸以左大为男,右大为女,然多有素禀偏大偏小者,惟寸口滑实为男,尺中滑实为女,最为要诀。如两寸俱滑实为双男,两尺俱滑实为二女,尺右左寸俱滑实为一男一女,此屡验者”^{[4]325}。此即张璐“左右上下阴阳男女之辨”胎脉之法。张璐认为妊娠时尺脉以滑利为顺,指出“尺脉搏击者,由子宫之气血相搏,而形于脉也,故妊娠之血,不可

以静,静则凝泣,亏少则虚,皆不能与化胎之火相合”^{[4]324},若“两尺乍大乍小,乍有乍无,或浮或沉,或动或止,早暮不同者,乃鬼胎也,须连视三四日乃见,宜补气活血。若脉来急如风雨,少停复来如初者,夜叉胎也,亦有关部微似雀啄之形者,又有大小不匀,而指下弦劲不和者,皆夜叉之兆也。若脉来沉细,腰腹痛,胎伏不动,或反觉上抢心闷绝,按之冰冷,即非好胎,更察舌纹青色,此胎已死也。若并唇亦青,连母都不可救,但伏而不动者,亦有好胎,宜服顺气和血之药”^{[4]325}。故“左右上下阴阳男女之辨”当兼参左右寸尺,而胎之强弱与否则与尺脉密切相关。诚如张璐指出“尝见得孕经止,尺脉或涩或微弱,而无他病,此子宫真气不全,精血虽凝而阴不能化,终不成形,每至产时而下血块血胞,若此必大剂温补预调,而后方能成孕也”^{[4]335}。可见,张璐凭脉辨胎孕男女法理论完备,易于实践,对临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,但仍待临床进一步验证。

5 小结

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》谓“学医归结在用药,用药的根据在脉诊,故善于学脉者,乃能立于不败之地也”^[13]。脉诊作为中医学辨证的重要手段之一,历来都被医家高度重视。清代医家张璐临床诊治,尤重凭脉辨证,并且具有丰富的脉诊经验。张氏继承并发扬了“人迎气口脉法”,也是其临床辨治外感、内伤等病证的主要诊疗方法;凭左右两手脉候指导用药补泻,可触类旁通,对临床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;其善于从“独特”的脉证剖析疾病的真相与病机,独出手眼,见微知著,故施治时常能纲维在握;其凭脉辨男女并论孕脉脉诊特征经验,自始至终重视脉症合参,以服务临床为宗旨,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,多有创新之举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朱青乔. 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书·张璐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7: 13.
- [2] 周中孚. 郑堂读书记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9: 665.
- [3] 杨时泰. 本草述钩元[M]. 上海: 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, 1958: 1.
- [4] 张氏庆, 王兴华, 刘华东. 张璐医学全书. 第2版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5.
- [5] 王栋, 常虹, 刘兵, 等. 《黄帝内经》人迎寸口脉法的解读与思考[J]. 中华中医药杂志, 2014, 29(10): 3059-3061.
- [6] 高建芸, 赵京生. 人迎寸口脉法及其对针灸临床的指导意义[J]. 中国针灸, 2003, 23(7): 427-428.
- [7] 李国祥. 人迎气口脉法研究[D]. 北京: 中国中医科学院, 2016.
- [8] 李国祥, 鲁明源. 脉诊的演变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2019, 25(3): 286-288.
- [9] 张景岳. 景岳全书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7: 35.
- [10] 张润杰, 甄秀彦, 朱雅卿. 岐轩脉法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8: 149.
- [11] 王叔和. 脉经[M]. 太原: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9: 175.
- [12] 竹林寺僧. 竹林寺女科[M]. 太原: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2: 74.
- [13] 彭子益.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4: 222.

收稿日期: 2022-05-16

(责任编辑: 杜松)